

劍度夕陽紅

最新武侠小说

剑度夕阳红

(台湾) 柳 彥

国工人出版社

目 录

- 第一章 和尚之死 (1)
- 第二章 狐狸之谜 (28)
- 第三章 夕阳墓园 (48)
- 第四章 公主之死 (71)
- 第五章 杀手潜龙 (104)
- 第六章 火烧孤云 (130)
- 第七章 接任大典 (162)
- 第八章 木尊之战 (178)
- 第九章 夜闯无藏 (223)
- 第十章 蝉翼蝶针 (247)
- 第十一章 孤掌难鸣 (265)

- 第十二章 雁荡行宫..... (295)
- 第十三章 声东击西..... (333)
- 第十四章 泥塑神像..... (353)
- 第十五章 神秘高手..... (371)
- 第十六章 移花接木..... (398)
- 第十七章 展开报复..... (427)
- 第十八章 暗箭难防..... (464)
- 第十九章 身陷老龙..... (491)
- 第二十章 剑度夕阳..... (508)

第一章 和尚之死

桂林山水甲天下，

阳朔山水甲桂林。

可是当时还有一句话，在历史上却没有留下来，那就是：
天龙信徒遍阳朔。

天龙就是阳朔的天龙禅寺，建造于西晋时代，它在当地居民的心目中，等于是天上神祇的代表。是以三百年来，除了皇帝的圣旨，就数天龙寺和尚的话，比当地官府的份量还重。有一个不算笑话的笑话：

要纳官粮，先捐香火。

要打官司，先问和尚。

和尚，当然是指天龙寺的和尚，可见天龙禅寺在这西南一带的声望。

所以阳朔县的人都知道，本地有二宝：

漓江沿岸秀丽明媚的山川风光。

漓江岸边，天龙禅寺的和尚。

然而这一天，天龙禅寺门口，却发生了一件奇事。

大清早，当天龙寺晨钟响起，小沙弥要打开寺门的时候，发现寺门打不开，好像寺门外面，被什么东西闭上似的，那小沙弥觉得奇怪，干脆施出轻功，越上了墙顶，又从墙顶上跳出寺外，朝大门睇去，不禁呆了。

寺门上被人钉上了一个粗大的十字架，而十字架上竟绑着一个面目姣好，赤裸裸的长发女子。

这种情况，实在容易使人产生不良的联想，在和尚庙外竟有这种绝丽的风光，也容易使当地的居民对天龙禅寺的严谨法规，产生怀疑，那么天龙寺的声誉与地位，必将因此毁之于一旦。

小沙弥大概知道情况严重，呆了一下，立刻又飞上了寺墙，又从墙上跳进了寺里，拔脚就向大雄宝殿狂奔。

天龙寺的星云方丈，身穿袈裟，正带着全寺僧众走进大雄宝殿，准备早课诵经，却见值殿知客僧妙慧在跟小沙弥咬了一阵耳朵后，神色奇异地匆匆走近，立刻停止了步履，妙慧已在方丈耳边传述了小沙弥的发现。

星云方丈立刻沉声道：“随本座来。”

僧袍一展，宛如一朵黄云，向寺外飘去。

跟着妙慧与小沙弥也随后急奔，这种情况居然并没有影响到做早课的僧众，他们依然鱼贯而出，在各人的蒲团上跪下，开始例行的诵经。

或许他们并未发现寺门外的事，或许正表现出天龙禅寺寺规的峻严。



星云方丈年已五十有五了，清癯红润的脸上，却看不出岁月的痕迹，他生平从不疾言厉色，这或许因他功参造化的内力与豁达的胸襟有关，以致在千余僧众的天龙禅寺与数以万计的信徒中，他是最得人望的一名和尚。

此刻，他掠出了围墙，已看到寺门前已有人驻足而观，窃窃私语，再看到门上十字架上的垂头女子，任凭他胸襟再豁达，也不禁变了脸色。

他迅速地脱下身上黄衣袈裟，掠到了女子面前，为她披上，遮掩住那具诱人的胴体，口中同时喝道：“妙慧，把十字

架拔……”

话方说到一半，陡见女子抬起头来，对他笑了一笑。

这一笑竟笑出了祸事，只见修为高深的星云方丈，一声惨叫，人已踉跄倒退，用手捂着嘴巴，一跤跌坐在大门台阶之下。

刚要过去帮忙的妙慧，见状大惊失色，弯腰相扶，道：“师父，你……你……”

他已不用再问，因为他已看到星云方丈的手指缝中流出一丝丝鲜血，而鲜血竟像墨汁一般，显然是中了剧毒。

毒从何来？已不容查究。妙慧大喊道：“果宗，快进去传讯，快救师父……”

小沙弥早已吓得魂不附体，闻言像受惊的兔子一样，又越上了墙头。

于是寺中响起了三声急促的鼓声。

暮鼓晨钟！暮鼓晨钟！依往日的习惯，早课是击钟的，现在击出鼓声，正表示发生了非常之变的警示。

□ □ □

吕慕欢刚刚起床，他神态慵懒地打了一个哈欠，仿佛一夜憩睡，竟犹未足。只因他昨夜与星云方丈品茶下棋，直到起二更，方才尽欢而散，睡晚了些。

此刻醒来，见墙角上早已摆好了梳洗用水，桌上也放着素食早点，一切安排得妥妥贴贴，不由微笑着喃喃道：“星云呀星云，你像个细腻的管家婆，恁地这等待候，莫非想要我在天龙寺多做几天和尚么？”

吕慕欢每年盛夏之际，必会来到天龙禅寺，他喜欢四季如春的阳朔，能消除溽暑的烦躁。

他也喜欢漓江的山川，灵秀如画，可涤尘俗。

当然，阳朔地方，蛮夷交杂，奇风异俗，引人入胜。

最主要的，他有这么一位方外知交，可诉衷曲。

人生一世，相交满天下，知音又有几人？能有一二知己，朝夕相问，死又何憾。

吕慕欢一生浪迹江湖，自然更能体味出其中道理。

现在，他迅速梳洗一番，然后坐下，慢慢喝着小米香粳粥，那小米的清香，似乎比北京著名的珍元庄更有风味。

一面喝粥，一面他已在盘算到何处去游览消遣一番？

就在这时，他听到前面隐隐传来鼓声。

鼓声低沉而急促，他自然知道白天击鼓，必有事端发生，心中未免吃惊而停着。

但他不过只停了一停，又继续夹了一块松花皮蛋，神态悠闲地吃了起来。

他不是不开心，而是知道只要有星云方丈在，天大的事，都会处理掉，根本不需外人插手。

记得五年前，一次深夜，寺中倏传警钟之声。他知道必有变故，等他穿好衣服，拿了剑囊，跑到前寺时，却见十余僧众浑身浴血，而星云方丈手持禅杖从寺外缓步而入，一见到他，竟笑道：“你跑出来干啥？没事没事，若是难以成眠，不妨与贫僧再下盘棋。”

吕慕欢本不是多嘴的人，虽然心有疑惑，见星云不说，也只能再回禅房睡觉。

直到第二天，偷偷一问伺候的小沙弥，才知道来了强敌，寺僧浴血苦战，星云施展出镇山之宝——天龙神功，一根禅杖连伤四人，才把强敌吓退，驱出寺外，四具敌尸还是寺僧下葬的。

因为有了上次的经验，所以吕慕欢此刻并不在意。

早餐已罢，他刚放下竹箸，却见小沙弥匆匆进来，合什道：“吕施主快到大雄宝殿，敝寺方丈师祖有请。”

吕慕欢反应极快，到这时，他心中才真正吃惊，因为他知道，星云若非有重大事故，是不会来召唤自己的。

他立刻紧随小沙弥向前寺走，出了客房雅院，吕慕欢才问道：“小师父，寺中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小沙弥倏然落下二行清泪，以袖拭面，道：“方丈师祖已危在旦夕，吕大侠若不赶快去，只怕……只怕再难见他一面了。”

吕慕欢顿如受到雷电之声，霹雳轰顶，他根本没有听完小沙弥的话，身形掠起，像隼鹰一般，向大雄宝殿射去。

小沙弥说到最后一个字，早已不见吕慕欢的人影。



大雄宝殿上充满了凄迷、肃杀的气氛。

那长发女子垂着首，被绑在一根大石柱上，她身上还包着星云的黄色袈裟，而星云却直挺挺躺在草蒲并铺的席上。

他双眼直视屋顶，嘴巴张着，还汩汩流着黑血，却发不出声音，众寺僧围绕着，几百对目光，齐都注视着星云，他们之中，不乏疗伤圣手，却因毒伤在口腔之中，竟不知如何下手。

突然一条人影自人头上窜过，落于星云大师身边，他双膝跪在地上，就趴在星云面前，看到星云已气若游丝，心中一酸，不禁眼眶润湿，几乎落泪。

但他还是忍住一腔泪水，反而含笑，道：“大师，你现在感到怎样？”

星云大师虚空的目光倏然移注到吕慕欢的脸上，那垂死的眼光，居然起了变化，可是喉结上下滚动，发出咯落咯落

之声，就是说不出话。

吕慕欢微笑道：“大师召唤，必有托嘱，且慢慢说来无妨，不必急在一时。”

星云大师阖了阖眼，再度睁开眼睛，神容已较方才平和，目光似有赞许之意。

吕慕欢强自忍住激动，在这焦灼危急时候，益发显出他的忍性涵养，用缓慢的语声道：“但大师既不能言，不知何以教我？”

星云大师的手颤抖地抬起来，已有僧人急道：“快拿笔来！”

“不必。”吕慕欢这二字却是对那僧人说的，右手却握住了星云轻颤的手，含笑道：“大师放心，无论你说与不说，我都知道该怎么去做，而且一定做得让你满意，让你心安。”

于是二人握着手，相互凝视着，朝阳已斜斜照入殿中，这一僧一俗似乎想极力留住那渐渐移动的阳光，希望阳光永不要溜走。

但生命如夕阳，总有下山的时候，不过一盏茶时刻，星云的手倏从吕慕欢的手中滑落，眼帘也轻轻地阖拢，一代名僧，犹如夕阳，终于西下。

吕慕欢终于站了起来，喃喃道：“方丈大师已经驾鹤西返，永登极乐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泪水已如决堤一般，滚滚而落，片刻湿了衣襟。

大雄宝殿中所有僧人齐都合什跪下，梵唱诵经之声，立刻响起，在这时候，吕慕欢已悄无声息地到了那长发女子前面，轻轻道：“大师已经仙逝，你何不抬起头来？”

长发女人似乎很听话，果然抬起头来。

直到此刻，吕慕欢才看到她的面貌，不由暗暗惊叹！

只见她明眸皓齿，年纪并不算大，却皮肤白皙，眼波如漓江之水，仿佛会说话。

无论从那个角度看，她算得上国色天香，可惜却是杀害星云凶手。

但有一点，吕慕欢却有点困惑，这女子脸上也隐含悲戚之色，眼眶边竟也有一丝泪痕。

吕慕欢神色平静地道：“我想问你几个问题，不知你可愿回答？”

那绝色女子睇视着他，沉默无言。

吕慕欢并没有气馁，又道：“若你肯回答，我保证护送你走出天龙寺，保证不伤你毫发。”

那女子方自点头，却听到霹雳般的语声道：“吕慕欢，你莫非见色起意，重色轻友？”

吕慕欢转身一看，一名面如重枣，威武魁梧的红袍僧人，手执禅杖，已站在身后。

他自然认识他就是星云方丈的师弟，降龙大师。

星云有五位师弟，却以性如霹雳的降龙排名首位，如今星云已逝，方丈之位，似已非他莫属。

此刻降龙满面怒容，显然对他的话大为不满。

吕慕欢仍不动声色道：“大师之言太重了。”

降龙冷笑道：“若非施主是师兄生前好友，贫僧的禅杖，早已重重落在你身上，把你赶出寺门。”

吕慕欢道：“难道我不能问她几句话，解我心中之惑？”

降龙大师厉声道：“问话可以，切勿再提什么保证。你现在问吧！”

吕慕欢微笑道：“大师既欲干涉，在下不问也罢。”

降龙大师怒叱道：“本座只是警告你不可胡乱作主，现在准许你问话，你反而不问，你究竟有何居心？”

吕慕欢道：“只因我想问的，都已知道，本想从她口中加以证实而已，大师既有疑虑，我就不想多此一举。”

降龙大师目闪精光，道：“哦？你已知道了些什么？”

吕慕欢目光巡视着殿中情形，似乎在考虑说抑不说。梵唱之声，不知何时，已经停止，跪地的众僧都已站了起来，所有目光都集注在他身上，每个人除了有一种渴望、期待的表情外，还有一种奇异的神色。

这种神色并非不可理解，降龙的火爆威怒，与吕慕欢的平和儒雅，形成一种鲜明的对立，大家都想知道，吕慕欢是懦弱呢？抑是坚忍？

降龙大师似已不耐，厉声道：“你既知道，为何不说？……”

吕慕欢道：“只怕我说了出来，大师又要不以为然。”

降龙大师一哼。

吕慕欢道：“第一，我知道这女子必是羌族中人，而且绝非一般羌族女子。”

众僧大感惊讶，吕慕欢尚未问话，居然一眼就看出她的来历，当真神乎其神。

然而更惊讶的却是那名女凶手，她虽没有说话，但脸上惊讶不信的神色，已经表露无疑。

只有降龙大师的脸色似乎不太服气。

吕慕欢也看出这一点，又道：“其实道理很简单，阳朔周围三百地，种族虽多，但吕某平昔注意观察过，瑶、侗、汉、回、苗诸族，鼻子大都扁平，唯有羌族，鼻梁凸挺，此女鼻子挺直，而羌族女子采桑种田，工作不输于男子，此女双手

细嫩，显见平日不事操劳，唯有酋长贵族，才有此等优遇，所有此女至少也是羌族中的公主。”

倏有一僧叹道：“难怪江湖传言，任何事都休想骗得过小君子，此言果然不虚。”

说话的是一位面目清秀的僧人，吕慕欢知道他也是星云之师弟潜龙，但排行却是老么。

降龙却立刻瞪了潜龙一眼，也冷笑道：“但江湖传言，小君子是君子中的小人，浪迹江湖，不务正业，征逐酒色，放纵不羁，如今看来，果然是色中老手，不知我师兄，看上了你那点，竟肯结为知己。”

吕慕欢平静地道：“我是君子中的小人也好，小人中的君子也好，现在我要言归正传，说到第二点。”

他说到这里，故意顿了一顿，道：“羌族最擅长用蛊及用毒，方才我虽未在场，但方丈大师伤在口中，显然是遭此女口中吹箭暗算，才致伤毒并发，无可救药。”

妙慧忍不住叹道：“吕大侠说得不错，她确是用吹箭暗算，若非如此阴狠，又怎能奈何师父。”

说着，他已把从女子口中挖出来的二寸吹筒，准备送给吕慕欢过目。

那知却被降龙大师一把接了过去，道：“过去之事，不必再浪费时间，吕慕欢，你还知道什么？”

吕慕欢道：“我还知道，此女与方丈大师必有渊源，而她暗算大师，恐怕不是出于自己意愿，其中另有隐情。”

降龙大师厉声道：“你知道的似乎愈来愈离谱了，师兄少年出家，在寺中三十年如一日，怎会与此女有渊源？若有渊源，又何以会下毒手？”

他似已不耐烦再磨下去，接着道：“你知道的都已说完了

么？”

吕慕欢道：“我知道的确实只有这些，已经说完了。”

降龙大师冷笑道：“可是最重要的一点，你却还是不知道，这点若不知道，前面说的，岂非是一堆废话。”

吕慕欢道：“大师是问她杀方丈的动机么？”

降龙大师道：“不错，你知道么？”

吕慕欢道：“这点我未问她，又如何知道。”

降龙大师道：“刚才你不问，现在请你站开，由本座来问她。”

吕慕欢立刻负手退开二步。

降龙大师目注女子厉声道：“无知贱人，你为何杀我师兄？动机何在？”

那女子又垂下了头，沉默不语。

她似乎讨厌降龙大师，竟连表情都不让人看见。

降龙大师怒叱道：“你以为不言不语就能了结么？妙慧！”

妙慧：“听候大师叔吩咐。”

降龙大喝道：“取我的解腕尖刀来。”

“是。”妙慧迅速奔入后殿，捧着一把匕首，双手呈给了降龙。

吕慕欢道：“大师问话，何以用刀？”

降龙道：“或不用刀，她岂肯吐露真言。”

吕慕欢道：“只怕刀锋再利，也逼不出她一个字。”

降龙眉目凄厉，狂笑道：“那本座就剜出她的心肝，祭师兄在天之英灵！”

他动手如闪电，一刀就向女子的胸口扎去。

岂知吕慕欢身形一横，左手一托，右手一捉，那柄匕首竟已到他手中，人也站在降龙面前。

降龙既惊且怒，连退二步，道：“你敢纵凶为恶，与本寺为敌？”

吕慕欢道：“大师请勿误会，此女不能杀，杀之方丈在天之灵，未必心安。”

降龙大师似再也不要听他解释，转首喝道：“弟子们，把这不义之徒轰出去。”

这一声令下，人影如蜂群乱晃，大雄宝殿中的僧人，立刻把吕慕欢团团围住，个个神色悲壮严肃，犹如箭在弦上，一触即发。

吕慕欢仍静静屹立如山，动也不动，但神色却有一丝激动，目光环视道：“各位悲痛同仇，吕某不但知道，也是一样心情，但方丈遗命嘱托，吕某不能不顾。”

降龙大师厉声道：“我师兄刚才有话说么？”

他这话似在问吕慕欢，仿佛也在问全寺僧众。

吕慕欢道：“方丈刚才伤在口喉之间，自然不能说话。”

降龙大师道：“我师兄有写下遗命么？”

吕慕欢道：“不错，方丈的确写下了遗命。”

“施主之言，贫僧觉得太玄虚了，贫僧刚才曾欲取笔墨，施主却说不必，不知吾师兄遗命写在何处？”

说话的是排位第三的飞龙大师。

吕慕欢看了他一眼，道：“星云大师的遗命，就写在我的手掌之中，他以指代笔，以我掌心为纸，不知你信是不信？”

飞龙不禁默然，想起刚才他们握手的情形，当然有可能。他想了一想，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施主何不立刻当众宣布我师兄的遗命，以俾全寺弟子遵循。”

吕慕欢目闪奇光道：“我宣布了，只怕各位高僧不信。”

潜龙大师倏然道：“素闻施主在江湖中，偶然狡诈虚伪，

但对朋友却从来肝胆相照，说话就像钉在墙上的钉子，从不狂语。”

……潜龙总算知我！

这是吕慕欢在心中的慨叹，但口中却道：“多谢大师谬赞，但说了仍没有用，只怕有人会不依。”

潜龙振声道：“既是方丈师兄遗命，有谁敢不依？贫僧身为监寺，必定按寺规惩处违命之人。”

吕慕欢抱拳道：“有大师一言，我心中总算落实，方丈遗命，只有八个字。”

降龙此刻早已忍耐不住，喝道：“要说快说！”

吕慕欢神色倏然庄重无比，沉声道：“方丈的遗命是对此女的处置，就是勿加伤害，护送出寺八个字。”

此言一出，犹如晴天一声霹雳，群情骚动，有的惊讶，有的茫然，有的激动，有的脸色大变。

这些反应本就在吕慕欢意料之中，他大声道：“方丈何以有此遗命，我也觉得不可思议，但星云方丈生前睿智果断，吕某既受托嘱，自当遵命行事，请各位大师让一让，吕某现在就要带她走。”

降龙大师禅杖一横，厉笑道：“你想走么？如今只怕连你也休想走出寺门。”

吕慕欢道：“我知道宣布之后，一定有人不依，但若要我在天龙寺中动手，却又愧对已死知交，星云啊星云，逼不得已，我只能还手，你在天之灵佑我。”

寒光一闪，竟以手中匕首，挑断了绑在柱上的绳索。

降龙大师一声暴叱，禅杖已经抡起，突见飞龙上前，拉动他的僧袖道：“师兄且慢，小心他手中之刀。”

降龙一呆，飞龙已道：“施主身上带剑否？”

吕慕欢道：“剑在腰上，但在天龙寺中不必亮剑。”

飞龙冷冷道：“若不亮剑，只怕你难以抵抗本寺千余弟子，只怕你难以移动一步。”

吕慕欢看看手中之刀，微微一笑道：“有降龙大师的匕首，各位又奈我何？”

飞龙大师道：“一柄小刀，能敌千人么？施主未免自信过甚。”

“三师兄切莫小觑了他，听说昔年连江十八寇，就死在他一双妙手之下，他又何尝用过剑。”

说话的是排坐第四的云龙大师，他素以小心谨慎著名，此刻目闪奇光，就盯住吕慕欢手中的小刀。

降龙厉声道：“天龙寺不是连江十八寇，本座就不信拿不下他。”

吕慕欢道：“大师不妨试试。”

降龙突然僵住，因他突然感到一股杀气，杀气来自匕首上，也发自吕慕欢的身上。

这时，潜龙大师合什上前道：“阿弥陀佛，知交反目，师兄在天之灵，也会叹息的，何况吕大侠并非依恃师兄遗言，恐怕他还有交待，尝未尽言。”

吕慕欢叹道：“潜龙大师既知吾心，何以不早开导你二师兄的火爆性子。”

潜龙俯首一礼，道：“吾二师兄性情虽爆烈了些，也是为了心痛掌门师兄的悲惨变故，才有失灵智，施主宽容大度，贫僧先代二师兄陪罪。”

降龙瞪目道：“师弟，你……”

潜龙接口道：“师兄稍安勿躁，何不先听听吕施主除履行掌门师兄遗命之外，还有什么交代？”